

当代宗教——托洛茨基主义

作者：哈瑞·鲍威尔（革命实践的领导人）

译者：红色文件翻译

最近我参加了诺丁汉的一次活动，历史学家尼尔·福克纳介绍了他最近出版的《一部人民的俄国革命史》一书。福克纳称自己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所以从他的书的后半部分对俄国革命出了什么问题的经典托洛茨基主义解释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主要观点是：俄国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除非它得到英国、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革命援助，否则它不能孤立地开始发展社会主义。若没有这种援助，列昂·托洛茨基断言，苏联会不可避免的堕落和解体。

在这次活动的总结上，尼尔·福克纳热切地宣告：要么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要么根本不出现。他借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断言，无产阶级在一个特定国家的胜利可以迅速传遍整个世界，从而确保社会主义的胜利。这一言论获得了在场的托洛茨基主义人士的热烈的掌声。

我必须得说我有点被托洛茨基派的态度震惊了。这让我比到目前为止更清楚地认识到托洛茨基派，或者至少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真的相信这种世界末日般的场景，即突然之间，社会主义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几乎瞬间发生。这有时被称为“社会主义大爆炸理论”（‘big bang theory of socialism’）。在我看来，这个概念更多的是与宗教有关，而不是与政治有关。

尽管这么多的人说了这么多的废话，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国家的革命爆发将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的普遍的希望。这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就像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一样。如果我们将托洛茨基的理论应用于分析俄国革命的余波，那么我们会发现它是荒谬的。在其他国家——在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受到俄国革命激起的巨大浪花的影响，出现了革命起义的涟漪，但这些都没有导致推翻资本主义。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包括斯大林，都希望在其他国家取得革命性的突破，并尽其所能鼓励和支持这些起义。但这一切都没有结果。当然，许多托洛茨基派声称，不断革命在这个时候没有起飞（take off），是邪恶的斯大林主义者阴谋阻止它这样做的结果。

托洛茨基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观点与基督教末世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就是最后或最终事物的教义。托洛茨基派有这种感觉，他们生活在一个伟大而可怕的变化发生之前的最后几天。这是一种千百年来的，孩子气的信念，认为大动乱之后将是一个和平，和谐和繁荣的国度。与此同时，邪恶势力迫在眉睫。尼尔·福克纳警告我们警惕法西斯主义的内在威胁。我们并不是要否认极端右翼势力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崛起，但反对唐纳德·特朗普来英国的没完没了的游行不会阻止他们。

那么社会主义的命运呢？事实上，俄国十月革命对现代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激发了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受压迫的贫苦人民的革命叛乱。当然，托洛茨基派通常会忽略这种革命性的突破，因为这些革命中的大多数都是以农民为主力军，而不是工人阶级，例如今天在印度和菲律宾的革命。确实，俄国和中国的革命最终未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已经复辟。世界上第一波社会主义浪潮已经过去。

那么这就结束了吗？一点也不。改变、超越资本主义秩序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除非我们对其进行阻止，否则资本主义将通过环境破坏来毁灭地球。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可能会被抛回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秩序，比如封建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是客观的必然，但只有在工人阶级和其他受压迫人民自觉的革命斗争中才会发生，这需要布尔什维克式的组织和领导。

比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更现实的情景是，在特定的国家有一些革命性的突破，但这些不会立即引发一场燃烧世界的燎原大火。尽管全球化正在发展，但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仍然有其独特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客观上的革命条件会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间发展。摆在我们面前的情景更多的是不断的阶段革命的可能性，而不是托洛茨基派所幻想的大爆炸（big bang）。（当然，帝国主义者可能会为我们奠定这一点。）

在帝国主义国家，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除非有革命倾向的人放弃他们目前陷于其中的已经死亡的左翼仪式 1——陈旧的无效的政治活动方法——的依附，否则资产阶级的统治将看不到尽头。

2017年2月

注释：

1 即对议会斗争顶礼膜拜。